



开篇的话

每到棉花成熟时，大批河南农村妇女结伴而行，远赴新疆采摘棉花。作者阿慧深入新疆种棉区，与拾棉工同吃同住同摘棉，以第一手素材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《大地的云朵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》。

作者以精妙灵动而充满热度的语言，记录了拾棉工背井离乡、鲜为人知的生活与劳作、困顿与挫折、坚忍与奉献，也描绘了她们各自的人生梦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作品闪烁着诚恳、悲悯、善良的气质，是一部贴近大地脉动、仰望人性高远的真诚之书，是一部“讲好出彩河南故事”的实践之书，也是一部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”的主题出版图书。

此书由著名作家刘庆邦写序鼎力推荐，已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、周口市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目。

今起，本报以连载形式将作品陆续呈现出来，以满足广大读者品读之愿望。

第一章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

河南周口秋天的白云，让我飞升起大朵的梦想，站在文联办公楼的楼顶，见丝丝缕缕的云彩在头顶编织，这梦想的丝带在我的心头越收越紧。他们的气息，裹带庄稼和炊烟的味道，离我越来越近。

一个多月前，我在市区老火车站看见过他们，那时天还暗着，太阳还没露脸，广场的方砖被夜露雾得湿漉漉的。他们已从不同的县城赶来了，早早地排起了长队，从入口处直排到广场边。因为都带包裹的缘故，队伍显得格外臃肿。有人堆坐在包裹上，说话，买东西，看来他们还要等上一阵子。我知道，这是又一批远赴新疆的拾棉工，他们粗糙的身影，写满对远方的期待。

很自然的想起三年前的初冬，我刚坐上去县城老家的客车，呼咚咚上来三个中年女人，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连同毫无掩饰地说笑，顷刻间填满了整个车厢。我闻到一股新鲜棉花的味道，掺杂着丝丝好闻的阳光气息。这气味，是从我脚边两个鼓鼓的棉花包里溢出的，它来自遥远而神秘的新疆棉田。印花的包皮布上，仍沾着青褐色细碎、干燥的棉花叶片。

三个女工老乡，头顶着头大声说话。

短发女人说：“今年南疆的棉花好，比咱北疆的强，抓一把是一把，俺娘家嫂子这回可抓着钱了，比我多挣两千多哩。”

烫发女人举着一根指头说：“咦，你这媳妇儿挣得还少啊，一万多块哦，啧啧！管再养个男人了。”

短发女打掉她的手说：“去你的吧麻妮，你想换男人了？才出去两个多月看把你野哩！哎哎，你听我说，郑州那个鳖孙老板娘还想哄我花钱哩，她拉着我不丢手，亲得跟一个娘生的一样，非让住店吃饭不可。你猜我咋说？我从袜筒子里抠摸出五块钱，伸到她脸上，说，‘给，俺就这五块钱，多一毛也没有。俺的钱啊，都被那黑心老板扣光了。’嘻嘻，其实啊，俺都打回家给俺男人了。”

烫发女人撇撇嘴说：“人家生意人眼尖，看你刚从新疆拾棉花回来，腰粗，有钱。”

短发女戳了她一拳头，说：“咦，你不粗？俺腰哪有你腰粗？”

长头发女人一抬眼，发现我在瞄她们，头一埋说：“粗啥粗？回家比去！看人家听去笑话咱。”

我不得不被她们深深地吸引，我的目光变得异常生动，去打量女工们生动的面孔。黝黑的脸颊上，留有西域强烈阳光的印记，她们神色疲惫却目光灼灼，像一簇簇游动的火苗。

她们火苗似的攒动了我那颗游动的心。

短发女突然起身在腰里摸索了一阵子，终于从内衣的口袋摸出一个手机来。

“喂！”她高门大嗓地说，“蛋儿他爹吗？喂？听见了吧！里面啥声音恁乱嘈？打面哩？别打啦，到沈丘南站接我来！咱家四轮车在家吧？嗯，开来，东西多，快点儿啊！”

好家伙，一副见过大世面、腰包装大钱的架势。

她挂掉电话时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顺便夹了一眼后座上的我。这是颇具诱惑挑逗的一眼，似隔空扔过来一对鼓锤，把我郁结的胸腔锤打得咚咚锵锵。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|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作者简介

阿慧，本名李智慧，回族，原籍河南省沈丘县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《民族文学》重点作家。散文作品发表于《民族文学》《美文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莽原》《回族文学》及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等报刊。作品入选《2003中国散文年选》《2017中国散文排行榜》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品典藏》等十多种选本。作品曾荣获《民族文学》奖、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文学奖、杜甫文学奖、《回族文学》奖、新月文学奖等四十多项奖项。出版散文集《羊来羊去》《月光淋湿回家的路》及长篇纪实文学《大地的云朵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》。散文集《羊来羊去》被译为阿拉伯文出版发行。

我静静地待在车厢角，掩住怦怦的心跳。我就这么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她们，连同她们迷人的黝黑脸颊，土气十足的大棉包，还有那几片粘上棉包皮儿，顺利搬迁到河南的新疆棉花叶片。我在迷醉中有些恍惚不清。

三个拾棉工姐妹，在我恍惚中下了车。

我倏地站起身，将脸贴上车窗玻璃，用烙铁般的目光焊接她们厚实的背影。

我对自己说：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，我都要跟随你们到新疆去拾棉花。

在这之前，我着实听说过乡民去新疆拾棉花的事，但从没有见过真人实景。那天与三姐妹的巧遇，似一朵潜隐的白棉花，在我的心里悄然吐絮了。

当我返回工作的小学校，我那美妙如棉朵的雪白愿望，被现实的巴掌拍回了现实。不只是每天上下班四次的刷脸打卡，没空隙可逃，即使逢上个寒暑假期，也都在夏季和冬季，跟秋季棉花收获的季节根本不挨边。记得那晚，我绕着校园的圆形花坛，老驴拉磨似地转圈圈，直转得天地倒置，也没想出谁能给我放个“棉花假”，恩准我在棉花季节去新疆。

说实话，那两年我常咬着腮帮子患牙疼似的闹苦恼，当理想遇上现实，我只好跟上现实的脚步走，尽管走得极不情愿。

我的运气来了！那天小雨后的天空云飞雾散。我仰起一张滚烫的脸，痴痴迷笑；这该是命运对我二十多年迷恋写作的一次悲悯回报，我才有了这次借调市文联工作的良机。2012年4月21日，我欢天喜地辞去市直小学业务副校长一职，到市文联当了一个小小文学编辑。

我暗暗窃喜：终于有了远行的机会。

2014年9月的那个早晨，火车站长的拾棉队伍，像一队待飞的大雁，扇动我飞翔的欲望。只是，大雁是成群结队往南飞，我们的拾棉工，是结队成群朝西走。鸟们寻找温暖，人们投奔寒冷，人和鸟，都是为了生存。

我成了西去“候鸟”的追随者，远行的梦正式起步。

我开始悄悄做着赴疆的准备工作上的事情，家里的事情，待嫁女儿的事情，那都不是个事情。我辗转联系昌吉州文联李主席，昌吉《回族文学》买社长，农六师新湖农场杨副政委，五家渠文联李主席。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，一切都做得不动声色。

直到三天前，我才向单位领导提出申请，要去新疆深入生活，实地采访河南籍拾棉工在新疆生存生活情况。

文联李主席听后说：“这是好事啊，写出来还真是一件大东西，我们大力支持你。”

他拿出自己的相机说：“新买的，拿去用。多拍些照片，多收集资料，安全归来。”

事情顺利得让我不敢相信，三年的梦想一日成真，兴奋得我只想流泪。怀揣周口市文联介绍信，抓一把女儿的嫁妆钱，乘上去新郑机场的大巴车。人和心，都是一只离弦的箭。

只是，到了机场我才猛然清醒，这一切都不是轻松的玩笑。

在机场宽阔的大厅里，我拉着行李箱紧张地走，身边的旅客来来去去。

候机的大厅亮得晃眼，我无心关注身边人和物，一颗心悬浮得似无处扎根的水葫芦。我无法确定，家乡的拾棉工姐妹都散落在新疆的什么地方，只是来前在市劳动局打听到，昌吉州农六师新湖农场，有我们周口籍拾棉工，但这些地方，对我来说陌生得只剩下名字。

把自己按在椅子上，试图用文字来安抚。我打开一本散文集，是新疆作家唐大的新作。一个月前，我到过一次昌吉，只是那次坐的是地上走的动车。在《回族文学》颁奖会上，我见过唐大这位颇有才气的年轻人。离家前，我有选择地带了几本书，大都是与新疆有关或是新疆作家的书籍。

没想到，在书的最后一页，竟有唐大的亲笔签名，名字后面，是一长溜电话号码，这相当意外。我在这意外的惊喜中，一遍遍去看这一串可爱的阿拉伯数字，竟然看成一个个张嘴唱歌的百灵鸟，它们在我心里唱起了歌。

按号码打去，唐大在电话那头有了回音。

他问：“哪位？”

我说：“唐大老师吗？我是阿慧。”

他“噢”了一声，急急地说：“阿慧老师！上次你来昌吉领奖，很想跟您坐下来谈谈，一直忙乱，没有谈成。”

我听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些激动，我说：“我正候机呢唐大老师，下午三点半飞新疆，《回族文学》的买主编到时来接我。”

他提高嗓音说：“太好了！我随车一起去接你。”

通话中得知一个更好的消息，这唐大先生还担任着政府某职，在当地相当有人脉。接下来的消息好得让我想哭，唐大说：“我有个叔叔在新疆种棉花，是你们周口人，那里肯定有你要找的拾棉工。”

飞机准时起飞，我稳稳地坐定，隐在心底的火苗扑闪旺盛地跳动。（未完待续）

（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